

长篇历史小说

黎正光 著

仓颉密码

下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黎正光 著

仓颉密码

下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目 录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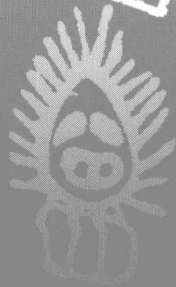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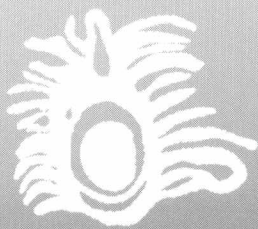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人头之祭	361
第二十一章	招魂施法	379
第二十二章	杀机四伏	399
第二十三章	人兽世界	419
第二十四章	情迷小岛	437
第二十五章	神异之象	457
第二十六章	女儿部落	475
第二十七章	侠骨柔肠	493
第二十八章	水神之祭	513
第二十九章	鹤影谜踪	533
第三十章	终遇明主	553
第三十一章	月色撩人	573
第三十二章	情归何处	595
第三十三章	羊皮战书	615
第三十四章	洞穴惊魂	637
第三十五章	涿鹿大战	659
第三十六章	万邦联盟	681
第三十七章	阪泉之战	703
第三十八章	字魂千秋	725



第二十章

人头之祭

史前时代，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出现，先民们注注都怀有各种畏惧心理。正是万物有灵观念的驱使，世界各地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巫术与祭祀活动。人祭是各种祭祀中最高规格的祭祀方式之一。战神蚩尤不仅喜爱人祭，而且还首创了华夏古老的刑法——五刑。



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行，并制。

——《尚书·吕刑》

在原始未开化状态下生存的人们，曾经经常被食物的严重缺乏所迫，不得不试几乎每一种可以嚼碎和咽下去的东西。我们在几乎所有植物的效果方面的知识，大概要归功于这些人。

——达尔文

山道口，杂乱的喊杀声中，仓颉的利箭射中虎鸠左眼；虎鸠大叫一声，捂住左眼跌下马来。甲铁趁虎鸠军队乱作一团时，率领骑兵勇猛冲杀，只听一阵乒乒乓乓的兵器碰撞声后，人头与胳膊四处乱飞。过了一阵，在又损失一批人马后，甲铁一伙终于杀出重围。此时，仓颉身上的皮褂被兵器划了几条口子，脸上布满尘土和血迹。甲铁和兀鹰，率领所剩的一百来人马，又疯狂奔逃，消失在古道尽头……

秋天的长空，湛蓝、高远。巍峨的泰山拔地而起，映衬在深邃的天穹下，显得更加雄奇壮观。数日后，甲铁率领一百骑兵，风尘仆仆向蚩尤部落营寨奔来。早得到禀报的蚩尤，率乌滕、金二伯、巫狄、黑蟒、马壳、鸠蛟、山柱等将，在大寨前迎接归来的甲铁一行。

秋风中，甲铁率领身穿破皮褂手持兵器的一百骑兵，在营寨前纷纷下马。甲铁上前，忙向蚩尤单腿跪下：“大王，我们回来了。”蚩尤看了看精神抖擞的士兵，忙扶起甲铁：“喏喏，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蚩尤特地看了看头缠皮绳、撕破半节皮褂的仓颉，又对全体将士高声说：“将士们，



辛苦了!”众骑兵一听，忙挥举铜剑和铜刀，齐声说：“大王辛苦！大王辛苦！”仓颉一惊，咋这蚩尤部落的士兵这么训练有素，难怪这些骑兵具有非常强的战斗力。蚩尤又挥手对士兵们说：“今晚好好痛饮一场，我敬你们十碗酒！”甲铁和众士兵又齐声呼道：“谢大王！”尔后，蚩尤一手拉着甲铁，一手拉着仓颉向山洞走去。

山洞内，蚩尤急切地向甲铁问道：“甲铁将军，铜山咋样？地形图绘制好了么？”

甲铁看了看仓颉，说：“喏，大王，铜山的地形图绘制好了，但，仓颉把它给毁了！”“什么?!”蚩尤大吃一惊。刹那间，蚩尤从腰间拔出长剑，对仓颉吼道：“喏，你这小子，为何坏我大事?!”此刻，众人都忐忑不安盯着仓颉。金二伯也怨道：“仓颉兄弟，你，你咋能这样呢!”

蚩尤提着铜剑，突然用剑指着仓颉：“说，你为啥要毁地形图，那可是我上百个士兵用命换来的图啊!”仓颉不动声色看着蚩尤。自这几十天跟随甲铁一伙拼杀后，他对危险也逐渐有了不惊不诧的承受力。蚩尤见仓颉沉着冷静地望着自己，也有些惊讶，他娘的，这小子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就不怕死么？蚩尤紧张思考着，下一步对仓颉咋处置。这时，仓颉却将手慢慢伸进怀中，从怀里摸出绘有地形图的羊皮来。蚩尤顿然一惊，一把抓过地形图，仔细看了起来……

这时，甲铁走上前来，质问仓颉：“喏，小子，你为何要对我撒谎？你，你这是欺瞒本将军，该当何罪？”兀鹰也大声吼道：“好你个黄毛小子，居然敢对我们来这一手，你，你罪应殊杀!”仓颉望着发怒的甲铁和兀鹰，笑着耸了耸肩：“喏喏，二位将军，休要动怒，你们想想，要是我在路上交出地形图来，还有我仓颉的小命么？”

乌滕看了看仍在瞧着地形图的蚩尤，扭头向仓颉问道：“喏，仓颉史官，你为何不对二位将军讲实情？”

仓颉说：“喏，大军师，您是不知，当时情况险恶，我确实不敢讲实情，他俩在回来的路上就想杀我，哼！还以为我不知……”乌滕听后，颇感意外，又向甲铁问道：“甲铁将军，这是咋回事，我越听越糊涂。”甲铁忙说：“军师，您有所不知，仓颉在九黎山中看见一幅巨大岩画，面对众多追兵，他，他竟然不顾死活就在那岩画前描画起来。”

兀鹰看着仓颉，愤然说：“军师，仓颉为画岩画，耽误了撤退时间，由于地形图在他身上，我们为保护他，冤枉死掉好些兄弟。”乌滕盯着仓颉：“仓颉，可有此事？”仓颉点点头：“有这事。当时追兵未到，我让他们先走，他们又不走，我，我见了岩画和符号，就，就舍不得离开……”乌滕又问：“仓颉，是不是这些东西对你发明象形字很有帮助？”仓颉点点头，说：“喏，军师，大王要我做史官，可我发明的象形字太少，有些大

事难以记下，所以，我还需搜集大量造字的象形符号，今后，才能更好发明大王所需的象形字。”乌滕叹道：“喏，原是这样。”

这时，蚩尤扬了扬手中地形图，高兴地大声说：“喏，你们办得好，就为这详细的地形图，我看就是再死几个士兵也值！”

甲铁有些诧异：“大王，您……”

蚩尤将手一挥，说：“甲铁将军，你啥也不用说了，你们的对话我都听清了，你和兀鹰没错，但仓颉也没错，你们是各司其职嘛……”说着，蚩尤拉过仓颉，高兴地说：“我的史官小兄弟，你可为我立了一大功哩。来，为你立这大功，我就奖赏你一个大美女。”接着，蚩尤举手连拍几下，这时，竹媛陪着肖玘从洞侧走出。

仓颉一见肖玘，不禁大惊：“你，你咋来啦？”肖玘看着头发蓬乱皮褂破烂的仓颉，大叫一声，直扑仓颉怀里：“仓颉哥……”满脸胡楂的仓颉激动地搂着肖玘：“肖玘姑娘，我可想死你喽……”肖玘也喃喃说：“喏，仓颉哥，我们两部落的族人也想你……”众人望着仓颉与肖玘这般恩爱的模样，煞是羡慕。

这时，竹媛上前，挽着蚩尤的臂膀说：“大王，你看这一对，还真像水里的鸳鸯哩。”蚩尤笑了笑，啥也没说。稍后，仓颉又问肖玘：“喏，空桑酋长和涿光酋长都好吧？”肖玘点点头：“喏，他们都好，就是他们派我来的。”金二伯一听，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忙说：“嘻，仓颉啊，肖玘姑娘可是女扮男装来这的。”仓颉有些惊异：“真的？”肖玘又点点头，说：“仓颉哥，我怕路上危险，所以就……”

仓颉忙打断肖玘的话：“肖玘，你回去后告诉两位酋长，蚩尤大王已答应不再侵扰你们两个小部落，大王还要保护你们。”

肖玘听后，既高兴又惊诧：“真的？”

蚩尤看了看单纯而天真的肖玘，忙说：“肖玘姑娘，本大王承诺的事，绝不食言！”

肖玘放开仓颉，对蚩尤躬身说：“谢大王。”

夜深了，在蚩尤设宴为甲铁、仓颉、兀鹰接风后，众人大都喝得醉醺醺的散去。当肖玘扶着仓颉回到洞中石屋时，疲惫的仓颉搂着肖玘便躺上简易粗糙的石床。床上铺有几张兽皮，兽皮下垫有一些枯干的杂草。床上的肖玘与仓颉分别有些日子了，想和仓颉好好聊聊，于是，起身端着陶制油脂灯去大殿松明处点燃，当肖玘将燃着的陶制油脂灯放回石屋时，石屋顿时亮了起来。肖玘看了看脸庞黑红的仓颉，又上床偎在仓颉胸前。尔后，仓颉用他的大手抚摸着肖玘的长发问道：“肖玘啊，你，你没对蚩尤大王讲……讲你们与炎帝部落结盟的事吧？”

肖玘说：“喏，仓颉哥，蚩尤大王哪把我们小部落放在眼里啊，关于



与谁结盟，他连问都没问一句，你担心啥？”

仓颉睁着喝得有些发红的双眼，叹道：“肖玘姑娘，这，这世道险恶，战祸不断，许多小部落夹在大部落之间生存，是，是够难的，我不替你们担忧，谁担忧啊！”

肖玘翻过身来，吻了吻仓颉宽阔的胸膛，说：“仓颉哥，你真好，难怪我们两部落的人都想念着你哩。”

后来，肖玘又告诉仓颉，他的白马崽为寻主人，已不知跑到哪去了，空桑氏派人找了数次，也没寻到白马崽踪影。仓颉听后，双眼有些湿润，深深叹息一阵后，说：“白马崽与黑虎都是我的好伙伴，黑虎死了，白马崽又下落不明，唉，但愿有朝一日我能寻到它。”稍后，仓颉好似又想起什么，突然又问：“哇，最近涿光酋长咋样，她提起过我么？”

诚实的肖玘一听仓颉问涿光氏，立即来了兴致：“喏，你还说她呢，你不知道吧，涿光酋长是最想你也是最担心你的人，让我来探望你，也是她同意的。”

仓颉笑了笑：“不错，这位酋长大姐还是个记情之人。唉，只可惜她那满腔烈火之情，我仓颉并不乐意消受她。”仓颉为表示对肖玘的爱，竟有些虚伪起来。其实，在与涿光氏交合的那些日子里，仓颉多少还是与他的酋长大姐产生了感情的，只是没有与肖玘那么和谐与强烈罢了。肖玘听仓颉说后，忙问：“为啥？”仓颉说：“嘻，她虽是酋长，咋能与你相比呢，我的小美人……”说着，仓颉翻身便把肖玘压在身下。

肖玘使尽全身力气推开仓颉，又挣扎坐起：“喏，仓颉哥，你急什么急，我要问你话呢。我问你，你就甘心与蚩尤为伍，做蚩尤的史官？”

仓颉抓住肖玘的手，叹道：“我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啊……”肖玘听后，警惕地听了听门外，低声说：“喏，仓颉哥，要是你真不愿留在这，那就跟我一起逃走。”仓颉为肖玘的胆量和想法吃惊，忙说：“肖玘啊，你真是想得太多天真了，知道么，我一逃走，蚩尤就会派大军血洗你们两部落，这是我与蚩尤大王达成的条件。”肖玘听仓颉说完，非常诧异：“那，那你留在这，全是为了我们？！”

仓颉摇了摇头：“多半是，但也不全是。眼下，蚩尤部落也是天下实力强大的部落，蚩尤大王想称雄天下，在招纳能人，我暂留于此，一是为活下来，不让蚩尤军队再来侵扰你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借蚩尤这个大部落，推行和宣传我的象形字。”肖玘听后，看着仓颉，沉思起来……

仓颉看了看沉思的肖玘，又说：“喏，肖玘姑娘，你不知道，过去西陵部落的副酋长、星象大师金二伯也来这了。”肖玘有些不解：“金二伯也是蚩尤大王派兵抓来的？”仓颉摇摇头，说：“不是。听金二伯说，他与王凤酋长在与有熊部落的结盟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矛盾才投奔蚩尤部落的。”

肖玘想了想，又说：“喏，仓颉哥，我有些不明白，炎帝部落也是大部落，你同芹姬又是那种关系，你为何不留在炎帝部落，而要东跑西窜，留在这世人都有些惧怕的蚩尤身边？”

仓颉一听肖玘这话，忙从床上坐起：“我，我谁的部落都不想久留，我只想游历天下，收集、整理发明我喜欢的象形字。”肖玘无意的问话，却触到仓颉心中的隐痛。他离开炎帝部落和芹姬，有着极复杂的心理原因，加上年轻气盛的他，还有对未知天地强烈的好奇心。或许，芹姬将是他一生的痛。

肖玘想了想，突然问道：“仓颉哥，我问你，是食物和命重要还是象形字重要啊？”

仓颉随口便说：“喏，对我来说，象形字和命一样重要。”

肖玘顿时笑了起来：“喏喏，那我啥也不说了，说了也白说。”

仓颉说：“喏，咋就白说啊？”

肖玘说：“因为，你的一切决定和最终理由，都只有一个……”

仓颉说：“什么啊？”

肖玘用指尖点了点仓颉的鼻头：“象形字！”

仓颉听后，趁机抱过肖玘，一阵狂吻。肖玘闭着眼，倒在仓颉怀里，喃喃说：“仓颉哥，仓颉哥，我想你……我要……”这时，仓颉立即拉掉肖玘的皮褂，又扯下麻裙，然后伏下身，狂吻着肖玘……肖玘在仓颉身下不断低声呼叫：“仓颉哥，我，我要……你快来呀……”说着，肖玘不断摇着头，双手死死抓住仓颉的双臂，呼吸也急促起来。仓颉知道，身下的肖玘姑娘与他一样，一段分别的日子又将心中和体内爱的汁液蓄积到生命的饱和点，都想向对方畅快的释放和发泄。于是，趴在肖玘身上的仓颉也喃喃说：“肖玘，我的小美人，你的仓颉哥来喽……”说完，仓颉又将狂吻的嘴唇往肖玘平滑的下腹移去，顿时又响起一阵轻快的欢叫声……

秋天的天空，沉静得宛若一湖蔚蓝的碧水，人字形大雁，鸣叫着，朝南飞去，仿佛还来不及为天空留下转瞬即逝的擦痕……泰山半腰一棵高大挺拔的苍松下，蚩尤、乌滕、金二伯、甲铁、兀鹰等人正在议事。松树下的石板上，铺着两张仓颉画的羊皮地形图。

身穿虎皮褂一头硬发的蚩尤，指着地形图问甲铁：“喏，甲铁将军，这地形图上的布兵情况和铜山情形都准确吧？”

甲铁答道：“喏，大王，我反复看过，仓颉画得准确。”

蚩尤挥了挥两只粗壮的胳膊，看着甲铁与兀鹰说：“二位将军，如果我派五千大军，能拿下这几座铜山么？”

甲铁点点头：“大王，没问题，一定能拿下！”



兀鹰也口气坚决地说：“大王，别说五千，给我三千精兵，我准能给您拿下秀峰铜山！”

甲铁又说：“大王，那铜山中的铜石可多哩，九黎部落已派人日夜开采，我看，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九黎部落就会强大起来。”蚩尤听后，侧身看着军师乌滕。

乌滕一见蚩尤看着他，知道大王想听听他的看法。这是蚩尤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当在最后关头决定大事时，总要听听他的意见。乌滕早已成竹在胸，指着地形图对蚩尤说：“喏，大王，如果我们只攻占九黎部落的铜山，三千精兵足矣，但攻占铜山却不是我们的最后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拿下铜山，开采铜石，然后冶炼铜石，制造兵器啊！”金二伯听后，忙点头说：“喏，军师说得有理，说得有理……”蚩尤又示意乌滕：“军师，往下说。”

乌滕整了整自己头上的铜环，继续说道：“大王，我们要想无后顾之忧开采铜石，制造兵器，那就得全力攻占九黎部落的一半地界，扫平我们去铜山之路的所有障碍。事情很简单，谁也无法将那些铜石运回我们泰山大营冶炼。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秀峰铜山成为大王的领地！”甲铁听后，非常激动地将双拳一击：“哇哇，军师就是军师，看问题总是胜人一筹。我赞同军师的看法，让九黎的铜山成为我们大王的领地！”

蚩尤听后，想了想，异常冷静地问：“军师，如是这样，我们得需多少兵力？”

乌滕看着蚩尤，深思熟虑地说：“大王，得倾其所有，一战定输赢！”

蚩尤听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抬头凝望着深远的秋空。这时，刚好有只白肩雕在空中盘旋，急速的气流托着白肩雕矫健的身影缓缓滑翔，潇洒自由的精灵更使蚩尤浮想不断。稍后，蚩尤看着众将，声音有些低沉地说：“喏，军师之言不无道理，但眼下要出动大军，我看，粮草是个问题。”乌滕听后，忙点了点头，说：“大王所言极是，我们部落最近有好些日子没下雨了，四处已呈旱情，有些族人已经缺少食物，有的寨落民心也不稳……”

金二伯看了看乌滕，忙对蚩尤说：“大王，军师所言均是事实，我看熬过冬季再说吧，缺少粮草，出兵之事万万不可草率行事。”蚩尤听后，好似想起什么，向金二伯问道：“观天司，你近日观察星象了么？”金二伯忙说：“大王，观测星象，体察人间祸福，这是我的职责，我岂能怠慢。”

“那天狼星旁的长箭该有结果了吧？”蚩尤又问。

金二伯：“大王，那长箭显示的指向仍不太明朗，待我把指向落实后，一定立即禀告大王。”

蚩尤想了一阵，对众将说：“眼下，天时不利，暂不出兵！”众将听

后，立即应道：“喏，大王。”

巍峨的泰山，鸟瞰着广袤的东方大地。当雁影将秋的怀想留给姗姗到来的冬季时，呼啸的北风中，一场大雪便将泰山和她脚下的大地覆盖。这场大雪，似乎会缓解一直持续干旱的灾情，谁料想，就在古黄河的冰雪开始融化时，春旱的势头依然不见减弱，像只恶虎在蚩尤部落肆虐。一场从未有过的旱灾降临了。春去夏来时，烈日炎炎，赤地千里，饿殍遍地……

大地上，小河早已干涸，一些少许的大小不规则的农田里，龟裂着两寸多宽的缝隙。稀稀拉拉的粟苗与玉米都已枯死，生命力较强的杂草也泛着枯黄的叶片，趴在发烫的地表呻吟喘息……灼热的空气中，仿佛只需一把大火，就会将天地间的万物焚个干净。山林中，大部分树木已枯死，一些树皮早被饥饿的族人剥净，好像能吃的东西都被人用嘴试过吞过……人和动物的森森白骨四处可见。

寨落旁，一些头缠草绳、裸着上身，骨瘦如柴的老人望着明晃晃的天空，嘴里不断叨念：“喏喏，老天啊，你就给我们几滴雨吧，给我们几滴活命的雨吧……”此时，一只山鼠从老人身旁蹿过，一群赤裸的饥民发现了山鼠，一齐朝山鼠扑去。山鼠很快被一名年轻汉子扑住，成群的饥民又向汉子扑去，大家你抓我抢，很快就将一只不大的山鼠扯得稀烂，然后，众人又连毛带骨将抢到的山鼠塞入嘴中……

山洞内，蚩尤阴沉着脸，坐在高高的虎皮大椅上，身后的巨雕图腾显得更加狰狞。石阶下，乌滕望了望心情沉重的蚩尤，说：“大王，这旱情已持续快一年，滴雨未落，今年，我们仅有的一点粟苗和玉米也枯死了，眼下，还死了好些族人，有些村落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阴沉着脸的蚩尤沉思良久，才说：“军师，旱情带来的恶果我已知道，我想问，现在士兵的情绪咋样？”

乌滕立即回道：“喏，大王，我知道，稳定军心比稳定民心更重要，所以，我已经把储备的粮食大部分都配给军队了，即便如此，我们的食物也不多了……”

蚩尤有些焦急起来：“军师，要是我们再不采取非常手段，恐怕连军心也难稳定了。”

乌滕道：“喏，大王英明，说得有理。”

金二伯看了看蚩尤，也忙说：“大王，我们附近山林的野兽早已捕尽，山菜山果也采集一空，看来，我们是得想想其他法子。”众将听后，也纷纷议论起来。此时，巫狄将军和两名士兵押着被绑的几个汉子走进山洞。巫狄立即向蚩尤禀告：“喏，大王，这是几个带头闹事的汉子，请问，该咋处理？”

蚩尤一惊，问道：“他们闹啥事？”



巫狄道：“大王，他们带头冲击军队粮库，妄图煽动族人分抢粮食，一些人还抢走一些山薯。”

蚩尤将手一挥，恶狠狠地说：“废话少说，今后抢劫军队粮食者，一律格杀勿论。拉出去，斩了！”说着，巫狄押着几个汉子向洞外走去。这时，洞外立即传来几个汉子凄惨的哭喊声：“大王啊，我们要活命哪，没有食物，村落里的老人和娃崽只有饿死啊！”

当巫狄刚推走几个汉子，两名士兵又押着一男一女裸着上身的老人走进洞来。中等个头的士兵立即向蚩尤禀告：“喏，大王，我们在山寨抓住一对老家伙。”蚩尤有些诧异，便问：“哇，你们抓老人干啥？”瘦高个头的士兵忙说：“喏，大王，这对老家伙心狠手辣。”疑惑的蚩尤又问：“他们咋啦？”中等个头的士兵忙说：“喏，大王，他俩把自己的女儿杀了，在坑屋后煮着分食，要不是我们巡逻时亲眼所见，真令人难以相信。”

这时，两个颤颤的老人突然向蚩尤跪下，老汉哭着说：“大王啊，我们女儿饿病了好多天哪，一点食物都没有，她是活不过来的，与其饿死丢弃荒野，不如煮来食之，或许我们还有活命的希望啊……”坐在大殿上的蚩尤听后，气得指着老汉骂道：“好你个老东西，虎毒不食子，我看你们比老虎还凶嘛，来人哪，拉出去，施以‘五刑’，以警示众人！”说完，两士兵便将两个老人推出。

金二伯望着两个垂泪的老人走出洞外，扭头对蚩尤说：“喏，大王，对一般族人施以‘五刑’，是不是太严苛了些？”蚩尤一听，立即从虎皮大椅上站起，恼怒地对众人说：“什么严苛？！非常时期，不施用非常手段行吗？”金二伯一听，低头不再言语，他知道，蚩尤大王现在心情不好，极易动怒。

“黑蟒听令！”蚩尤又高声吼道。

“喏，大王，黑蟒在此！”身穿牛皮武服的黑蟒立即应道。

蚩尤道：“你立即带部分骑兵，分头向八十个寨落传达我的命令，今后，谁要是抓住食人者、抢劫者、偷盗者、斗殴者……一律施以‘五刑’！”

“喏，大王！”黑蟒应过后，立即提着铜鞭退出。沉思一阵的乌滕见黑蟒走后，又向蚩尤说：“喏，大王，我有一建议。”蚩尤道：“军师，啥主意，说来听听。”乌滕看了看众人，匆匆走上大殿石阶，在蚩尤身旁耳语起来。蚩尤听着听着，不禁喜上眉梢：“好，这主意好，一年来，我信守诺言，从没去打搅过这两个小部落，现在非常时期，麻烦一下，何尝不可！”说完，蚩尤走下石阶，对金二伯说：“观天司，你去把仓颉和肖玘给我叫来，我有事交待。”金二伯应过蚩尤后，立即向洞外走去。这时，竹媛却从洞侧走出。

自去年肖玘在蚩尤部落找到仓颉后，不久，肖玘就回去向两位酋长禀告了仓颉的情况。涿光氏和空桑氏都为仓颉还活着感到高兴。特别是蚩尤答应不再侵扰他们的承诺，让两位酋长着实欣喜了很久。从此，他们不再为遭受血洗而担惊受怕，更不会为再寻迁徙之地而焦头烂额……从那之后，肖玘常常来泰山脚下探望他的仓颉哥。蚩尤见仓颉已安下心来，也不限制仓颉与肖玘的往来。蚩尤明白，像仓颉这么高大英俊聪明的男人，没有女人哪行啊。长此下去，肖玘就成了蚩尤部落的常客。加之竹媛有些喜欢清纯秀美的肖玘，肖玘也常给竹媛讲些雁荡湖边有趣的故事，于是，竹媛和肖玘就成了朋友。

很快，金二伯领着仓颉和肖玘走进洞中大殿。仓颉站定后，恭敬问道：“喏，大王，您找我们有事？”蚩尤拍着仓颉的肩头，笑道：“喏，我的仓颉史官，这可是你为我部落立大功的好机会。”仓颉有些纳闷，一时还不知蚩尤要说啥事，但直觉告诉他，蚩尤肯定有事要他办，而且还是重要的事。于是，仓颉说：“大王，有啥事您就吩咐吧，我仓颉一定效力。”

蚩尤看了看肖玘，对仓颉说：“仓颉史官，肖玘姑娘不是刚从自己部落来么，我看她还给你捎来不少食物嘛。我想，那雁荡湖定是个不错的天然粮库。这样吧，你和肖玘立即赶回雁荡湖，甲铁将军带一百骑兵跟你们同去，十日之内，你们给我筹措一批食物回来，越快越好，以解我部落食物短缺的燃眉之急！”肖玘一听，有些急了：“大王，我们还没跟两位酋长商量呢，不知他们同不同意……”蚩尤立即沉下脸来，盯着肖玘说：“肖玘姑娘，我答应过仓颉，今后不再侵扰你们两个小部落。可这非常时期，我蚩尤向你们借点吃的总可以吧。这事没有商量余地，月圆之时，要是见不到你们送来的食物，我，我就派大军再来……再来找吃的！”

蚩尤话音刚落，仓颉忙将双手一拱：“喏，大王，仓颉遵命！”说完，仓颉拉过肖玘，转身向洞外走去。蚩尤立即叮嘱道：“喏，仓颉，我等你回来举行祭天祈雨仪式……”说完，蚩尤向甲铁努努嘴，甲铁很快也跟了出去。洞外，肖玘气呼呼跟在仓颉身后，她第一次见识了蚩尤的蛮横与威严。此时，仓颉心里非常清楚，到了这种地步，再跟蚩尤说啥也是白搭，他一旦决定下来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加之仓颉已有一年没见到涿光氏了，他正好可用这个机会回到雁荡湖边。

山洞大殿内，待仓颉、肖玘、甲铁走后，蚩尤又对马壳、兀鹰、鸠蛟、山柱吩咐：“你们立即分头行动，带上骑兵去钜灵氏、泰逢氏、灵阳氏、骊连氏等部落给我再弄些食物回来。”马壳看了看蚩尤，忙说：“大王，这食物现在已有些难弄了，前不久从这几个部落弄回来的食物很快又没了，要是他们不给食物咋办？这次再去，很可能……”乌滕立即打断马壳的话：“喏，马壳将军，咋弄食物也要问大王吗？”竹媛也对众将说：



“喏，我看你们这些将军啊，咋现在连仓颉都不如啦，仓颉史官都知道怎么弄食物，你们就更知道食物该从何来。”金二伯看看蚩尤，又望望乌滕，欲言又止。看着众将，蚩尤恶狠狠说：“众位将军，要是谁不知怎样弄回食物，不要问我，你们就问手中的兵器吧！”

数日后，黄昏的山道上，暮色渐起，宛若游丝的薄雾在山腰飘来荡去。薄雾中，身穿白色丝衣的竹媛挽着蚩尤的臂膀，缓缓向七星岩攀去。竹媛看了看心事重重的蚩尤，低声问：“喏，大王，您还为食物发愁？”蚩尤看了看娇媚的竹媛，说：“爱妃啊，这百年难遇的旱灾，可把我的军事计划打乱了。唉，万事俱备，真是天公不作美。”

竹媛说：“大王，我想这旱灾也是暂时的，我相信您能挺过去。”

蚩尤道：“但愿如此吧。爱妃，你是不知哪，遇上这样的大旱，一些地理条件不好的部落，大都要亡哩。”

竹媛叹道：“噫，老天也是，咋不大发慈悲，早日降下大雨，族人也多一些活命的希望啊……”

七星岩上，一轮快圆的新月，升起在幽蓝的夜空。蓦地，一颗流星悄然滑过，消失在天幕深处。身穿皮褂腰佩长剑的蚩尤和一身素洁丝衣的竹媛，伫立岩石，仰望满天星斗。夜风，尽情地吹拂着竹媛的长长秀发。两人沉默良久，尔后，竹媛指着星空说：“大王，我看星空，却看不出什么奥秘来，可观天司看星空，却能看出人间福祸，这真是件神奇之事呀……”蚩尤用粗壮的胳膊搂着竹媛的腰际，轻声说：“爱妃啊，人各有所长，观天司能观星象，军师能出主意，懂兵法，甲铁和兀鹰将军，还有巫狄和马壳将军，他们能带兵打仗，现在仓颉在我这又能发明象形字。你说，天下哪有全才呀，不都只有一技之长嘛……”

竹媛说：“大王，您的长处又是啥？”

蚩尤道：“爱妃，你又在取笑我了，我的长处不就是能统领他们么？”

竹媛笑道：“喏，大王，您过谦了，谁不知您武功盖世，气概超群，是天下真正的大英雄呀。”

蚩尤将竹媛搂进怀里，吻了吻竹媛的额头，说：“识我者，爱妃也；知我者，也是爱妃也！”

望着一轮明月，竹媛又说：“喏，大王，后天就是月圆之夜了，您说，仓颉和几位将军能弄回食物么？”蚩尤想了想，说：“爱妃，他们弄不回食物，那就是天要亡我蚩尤了。噫，你放心，他们一定会弄回食物。”

“喏，大王，您就那么自信？”竹媛又说。

蚩尤笑了笑：“他们不仅会弄回食物，我想，仓颉还会弄得不少。”

竹媛柔声说：“大王，我难以相信。”

蚩尤自信地看了看竹媛，说：“爱妃，仓颉是那两个小部落的救命恩

人，你想想，仓颉这次亲自前去，两个部落还不卖力么？何况，我已讲明，月圆之时弄不回食物，我将派大兵压境，除非，除非那两个小酋长真的不想活了，我才得不到食物……”竹媛听后，低声笑道：“大王，食物会回来的，或许没您期望的那么多。”蚩尤没答话，仍在想着心事。竹媛摇了摇蚩尤的胳膊，柔声说：“喏，大王，您在想啥，能否跟爱妃说说，看我能否为您分忧。”

蚩尤久久凝视夜空，过了好一阵，蚩尤才说：“爱妃啊，我在想，我们部落的地界还是太小，一遇大旱，族人的生活就严重受到影响，这次旱灾过后，我首要的任务便是拓展地界。到那时，干旱和水涝就都不怕了。”竹媛明白蚩尤的心思，忙说：“大王，攻占九黎地界您有必胜的把握么？”蚩尤道：“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我配做大王吗？”说着，蚩尤抱过竹媛，把竹媛放倒在大石旁的草地上。竹媛搂着蚩尤的脖子，深情地叫了声：“大王……”蚩尤解下长剑，撩开竹媛的丝衣，便俯下身去……星空下，蚩尤的剪影是那样剽悍、勇武，很快，七星岩上，响起一阵轻快的欢叫声。此时，一颗流星，又投入大地的怀抱……

第二天，烈日当空，古道尘烟滚滚。仓颉、甲铁亲率一百匹驮着食物的战马，风尘仆仆赶回泰山脚下的蚩尤大寨。顿时，大寨内的士兵和族人都欢呼喊叫起来。有的女人激动地擦着眼泪，有的娃崽乐得在地上打滚，有的老人跪在地上不断磕头：“天神啊，大王啊，感谢您救了我们啊……”马队后还跟着一百名保护食物的骑兵。俊秀的肖玘骑马紧跟在仓颉身后。蚩尤、乌滕、金二伯、竹媛等人，在大寨前迎接弄回食物的大队人马。

马队刚走到用木制栅栏围起的大寨，仓颉和甲铁忙翻身下马，向站在远处的蚩尤奔去。蚩尤高兴地看着满载而归的马队，向走来的仓颉当胸就是一拳：“好小子，真有你的！”仓颉早已熟悉，这是蚩尤大王最满意的形体动作。甲铁看了看蚩尤，忙说：“大王，我真没想到啊，到了空桑和涿光两个部落，那些族人就像迎接天神一般迎接仓颉。特别是涿光女酋长，那高兴劲啊，就像发情的母狗见着公狗一样，围着仓颉直转。噫，甭提了，这不，就仓颉一席话，两部落便凑了这么多食物……”蚩尤听后，若有所思地看着仓颉。竹媛却对仓颉笑道：“喏，仓颉史官，你真有那么大的能耐？”

仓颉笑了笑，拉过肖玘，说：“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全靠肖玘姑娘鼎力相助，食物才弄成的。”蚩尤这时欣喜地对身旁的乌滕说：“喏，军师，我估计今夜之前，兀鹰、马壳他们也会赶回部落。这样吧，你安排人准备准备，明日午时，我们在泰山顶上举行祭天祈雨仪式。我看，天神不满意，这雨是落不下来的。”乌滕点点头：“喏，大王，我这就安排去，明日午时，一定举行祭天祈雨仪式。”



夜，当蚩尤设宴款待完众将之后，仓颉和肖玘才回到自己的石屋。仓颉的心情格外的好，蚩尤大王在酒桌上还特地奖赏他一块浅绿色的鱼形玉饰，仓颉又把这块玉饰挂在了肖玘颈上。外出的将军们都弄回不少食物，蚩尤大王脸露喜色，完全缓解了心中长久郁积的忧虑。

石屋中，当肖玘点亮陶质油脂灯后，仓颉和肖玘就坐上了简易木床。肖玘说：“喏，仓颉哥，你在路上答应我的，要给我在背脊上文个象形字。”仓颉看了看认真的肖玘，想搪塞过去：“喏，肖玘，等过段时间再说吧，在脊背上文字挺疼的。”肖玘说：“仓颉哥，我不怕疼，我就要你给我文字，好么？”仓颉想了想，问道：“嘻，肖玘啊，你为啥非要文字？”肖玘看着仓颉，笑道：“我不给你讲，反正，今晚你得给我刺个字在背上。”说完，肖玘递给仓颉一根长长的骨针，然后又把皮褂脱下，露出她油黑光洁的脊背来。

仓颉看着肖玘这般认真执拗的模样，无可奈何摇摇头：“喏，肖玘，我的小美人，这刺在身上的象形字可是一辈子也褪不去的。”肖玘忙说：“仓颉哥，我就是不想它褪去，刺上后，我就想让这个象形字伴我终生。”无法，仓颉只好从皮囊中摸出一张黄色绸布。仓颉右手拿骨针，左手抚摸着肖玘的脊背：“嘻，肖玘啊，刺啥字好呢？”肖玘立即回道：“喏，仓颉哥，我早想好了，你就刺上‘好’字吧。你不是说过，女子女子，天下有女有子才好么，这‘好’字刺在背上，其实就是刺了三个象形字。”仓颉说：“真是的，肖玘，你越来越聪明了，不仅见识长了不少，而且还学认了许多象形字。”肖玘笑道：“仓颉哥，我还不是跟你学的呀……”说着，仓颉就在肖玘的脊背上刺了起来。

木床上，肖玘咬着牙，埋着头，双手撑在脸颊上，任仓颉在脊背上刺着。昏暗的灯光下，仓颉不时将绸布中蓝色的药草粉末，洒在肖玘浸血的脊背上。过了好一阵后，肖玘的脊背上，一边呈现着一个“女”字，一边呈现着一个“子”字。背部放松时，就像两个字，背部紧绷时，又像一个字。

看着肖玘背上的“好”字，仓颉笑道：“喏呀，肖玘永远是个好姑娘，以后天下民人都会知道的。”肖玘认真说：“仓颉哥，别人咋知啊，我又不给别人看。”仓颉拍了拍肖玘的背部：“喏，因为啊，这个‘好’字将与你永远同在，所以，你就是个好姑娘。”肖玘又笑道：“仓颉哥，那我以后老了呢？”仓颉充满感情地吻了吻肖玘的脊背：“你老了也是好女人。”肖玘突然回头抱住仓颉：“仓颉哥，谢谢你送我这个相伴我终生的‘好’字。”说完，肖玘便把仓颉扑倒在床。肖玘扯下仓颉的皮褂和麻裙，然后骑在仓颉身上摇荡起来……